



理智与情感

[英] 简·奥斯汀◎著

苏丹◎译

理智与情感

[英] 简·奥斯汀◎著
苏丹◎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智与情感 / (英) 奥斯汀 (Austen, J.) 著 ; 苏丹译 .

西安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9. 11

(简 · 奥斯汀全集)

ISBN 978-7-5613-4908-3

I. 理… II. ①奥…②苏…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76436号

图书代号: SK9N1000

理智与情感

责任编辑: 周 宏

装帧设计: 开言神韵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邮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龙兴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13-4908-3

定 价: 153.80元 (全六册) (本册 25.80元)

译者感悟

在翻译简·奥斯汀的书之前，我也曾问过自己：是否能够进入作者的思想，真正体会她当年伏案写作的心情？毕竟作者一生生活在英国的乡间，不曾有过浮华灿烂的生活，甚至家境拮据，成日围绕着看似枯燥无趣的琐事度日。

只是随着一天天阅读，一日日深入，我慢慢为她的思想所感动。她是坚持信念的女子，从不屈从于为现实生活的困难。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不代表偏执乖戾、缺乏教养。巧的是，在我翻译的几部奥斯汀小说里，女主角都是外表温顺柔弱的“便利贴女孩”，如《曼斯菲尔德庄园》的范妮和《劝导》的安妮，她们看似柔弱可欺；而实际上无论周围的人怎样变化，她们从未摒弃过心中对美好的向往、对真诚的坚持，最终获得了真挚的爱情、幸福的家庭和众人的爱戴。

反观当下社会，由于竞争的激烈，人与人的关系变得简单粗暴，温情渐渐远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前商品社会时的从容不迫，变得浮躁不安、急于求成，只想一步登天。而追求“男女平等”的现代女性似乎也越来越偏离了“平等”的初衷，舍弃了传统的温柔良善，为了实现所谓的个人价值，变得越来越尖锐刻薄。人的欲望越来越膨胀，在不断满足物欲的同时，物欲也在不断提升。人们获得的越多，反而变得越来越贪婪。我常常在想，如果让我捧着奥斯汀的小说

对号入座，我会是谁？是《傲慢与偏见》中的夏洛特，是《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克劳福德，还是《劝导》中安妮的姐妹？奥斯汀的女主人公总有出污泥而不染的脱俗，无论出身背景、社会地位如何为人所轻视，她们总是赢得身边人的一致称赞。她们不重物欲，坚持精神的纯净和满足，反而更容易得到快乐和幸福。

每个人的身后都有一张利益交织的大网，生活在这样的网络里，我们难免为了自己的利益权衡，而忘记了最初的那份真诚和理想。奥斯汀的小说常常让我惊醒，让我检视自身。翻译已经结束，没有结束的是作者对我深深的影响。我不愿再随波逐流地混着日子，想要重新拾起少年时的勇气和梦想，脚踏实地努力奋斗。我想，所有心怀理想的朋友们在看她这几部作品时，难免会想到曾经就算为了一点小事也要坚持原则不肯妥协的自己吧。

我在此也非常感谢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与执著坚定的奥斯汀作如此深入长期的交流，让我有如此难得的机会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衡量自己的行为。如今奥斯汀的小说已经安放在我的书桌、床头，成为鞭策我时时进步、求真的明灯。

我也希望奥斯汀的小说能够帮助那些对现实生活怨念不断的朋友们，让他们从阅读中得到一些启发，回复平静的心情，以乐观的态度、温和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谢谢！

译者：苏丹

第一章

多年前，达什伍德一家到苏塞克斯定居下来，几代人都在这里生活。他们在这里置下很大的地产，宅子就在田产中心的诺兰庄园。这家人祖祖辈辈几代人一直过着体面的日子，乡里乡亲的一提到他们都竖起大拇指。已故庄园主是个单身汉，活到高寿的年龄。他在世时，有位亲姐妹一直住在这里陪他，同时替他管理家务。不料他这位姐妹早他十年离世，致使府上发生大的变故。为了填补亲人离去的缺憾，他将侄儿亨利·达什伍德一家接来一起居住。这位侄儿是诺兰庄园的法定继承人，老庄园主早就打算把这份家业全交给侄儿。有了侄儿、侄儿媳及孩子们的陪伴，老园主后来的日子过得也蛮舒心，而且相处时间越长对他们的喜欢也益深。这对夫妇对老绅士的关心和照顾不仅仅是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更是由于他们本性善良，因此对老人非常孝顺，使他在后来的十年里享尽了天伦之乐。夫妇俩的孩子快乐的性格也给老园主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亨利·达什伍德先生与前妻生下一个儿子，现任这位太太给他生下三个女儿。达什伍德先生的儿子也是行事很受人尊敬的年轻人，他从母亲那里继承到一大笔遗产，成年后就有一半交由他自己管理。之后不久，他又结了婚，这样更增加了一笔财产。所以对他而言，能否继承到诺兰庄园远没有像对他三个妹妹那样重要。如果父亲继承不到诺兰庄园，那么妹妹们能得到的财产将会非常少。她们的母亲一无所有，而父亲仅仅掌管着七千英镑。至于他前妻的另一半遗产，他只在生前能够管

理，他去世之后全归儿子所有。

老绅士去世了。宣读遗嘱时，大家发现跟其他遗嘱一样，这份也叫几家欢乐几家忧。他倒也没有不公正，对侄儿一家的照顾有加也没有不心怀感念，确实把庄园留给了侄儿。不过，这份遗嘱还有附加条件，因此在他侄儿眼中，这继承的意义便减少了一半。本来，达什伍德先生希望得到这笔财产，是想着给妻子和女儿们留下些财产，倒不是为自己和儿子着想。可遗嘱要求将来把这庄园世袭给他的儿子和四岁的孙子，这下他便无权动用庄园或者变卖些庄园里的林木，去帮衬那些最亲近、最需要帮助的家人。为了自己那小孙子，这样一份家产全给冻结住了。其实这小孩子也只是随他父母到庄子里来过几回，而且跟其他两三岁的小孩子相比也并无任何出众之处，不过是说起话来奶声奶气，性子执著倔强，耍些小孩子的鬼把戏，吵吵闹闹的没一刻安宁；却没料到，正是这样就博得了老绅士的欢心。反过来，侄媳妇和她三个女儿十年来对老绅士无微不至的照顾，倒似乎不那么被他放在心上。不过，老人家也不想做得太刻薄，为了表示对三位姑娘的喜爱，他总算是给她们每人留了一千英镑。

刚听到遗嘱时，达什伍德先生自然是相当失望。好在他天性比较乐观开朗，满以为自己能够长长久久地活下去，加上经营着这么大个农庄，只要勤俭持家，到时候自然可以从收入当中省下一大笔钱来。不过，这笔等待了十年之久的财产到手才一年光景，他便追随叔父而去，一命归西了。而遗留给他太太和三个女儿的财产，算上叔父给她们的遗产在内，也不过才一万英镑而已。

眼看着他快要不行了，于是家人马上把他儿子找了来。达什伍德先生用尽最后一点气力，交待完儿子一定要好好对待他的继母和三个妹妹，便匆匆辞世。

约翰·达什伍德先生并没有家里这些人那么感情强烈，不过看到父亲在这样的时刻对自己委以这般重任，他也深受触动，答应父亲一定尽

全力让继母和妹妹们生活得舒心快乐。听到儿子这样亲口保证，做父亲的自然放下了悬着的心。于是，约翰·达什伍德先生得空便开始考虑，若是自己尽全力，到底能为她们做多大好事。

这位年轻人其实心眼并不坏，除非把冷漠和自私归作坏心眼，要不然他真不坏。总的说来，他很受人尊敬，皆因为他平日处理起事情来，总是非常符合身份，很得体。假若他能娶个和善些的女人，也许会比现在更受人尊敬，甚至他自己也会变得更和气一些。怎奈他结婚时太过年轻，对娇妻又太过钟爱。不过，约翰·拉什伍德太太倒跟丈夫非常相似，只不过比他更心胸狭隘、更自私自利罢了。

当他对父亲作出许诺时，就在心里暗暗想着，要给妹妹们各补贴一千英镑的收入。他确实也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做到的。当时他除了已有的收入和母亲留下来的另一半遗产之外，又要增加每年四千英镑的收入。一想到这一点，他不禁觉得心里暖呼呼的，认为自己有权力慷慨予人。“是啊，我可以给她们三千英镑，我是多么大方慷慨啊！这样也可以让她们生活得舒舒服服啦。三千英镑而已！我可以毫不费劲地省出三千英镑来呢！”他一直这样想来想去，接连想了好多天，一直没后悔过这个想法。

父亲的丧事一办完，约翰·达什伍德太太事先没有知会任何人，便带着孩子和仆人们来到庄园。当然，没有人有权指责她这样做，自父亲一过世，这房子便成她丈夫的了。不过，这样的行为实在太失分寸。用常理去揣度，估计任何一位处于达什伍德太太这个位置上的婆婆，都会对这位儿媳的举止很不满意。更何况，达什伍德太太自尊心特别强、性情特别大方慷慨，对于这种行为，不管是谁干的或者是对谁干的，都会特别深恶痛绝。约翰·达什伍德太太从来没得到过她丈夫家人的喜爱，不过直到这时，她才让这几位家人完全明白，只要她乐意，她便可以对她们的喜恶无所顾忌。

达什伍德太太对这种行为本来就无法接受，又为此对儿媳心生嫌

隙，对她颇为不满。于是她真恨不能立即离开这个家，再也不要回来。不过大女儿一再恳求，她才考虑到这样一走了之有失妥当。后来看在三个女儿的份上，她才留了下来，没有跟她们的哥哥闹翻。

大女儿埃莉诺对母亲的劝解起了作用，她一向头脑清楚，思想冷静，虽然只有19岁，却已经当之无愧是母亲的主心骨了。达什伍德太太常常难免急躁，行为处事有时冒失，亏得埃莉诺总从大局着想，常常出面调解。她心地善良、性情温柔、感情强烈，不过她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在这一点上，她母亲可还需多多学习；而她另外一个妹妹却是决心永远也不要学。

二女儿玛丽安的才能从各方面都可与姐姐埃莉诺相媲美。她同样聪明，只是性子太过毛躁。无论是伤心还是高兴，她都不懂得节制自己的情绪。她慷慨大方，为人可亲，也很风趣，只是稍嫌沉不住气；这倒是完全与她母亲一样。

埃莉诺见妹妹如此感情用事，自然有些担心。不过这在达什伍德太太看来，却是个优点，是难能可贵的。母女俩都非常悲痛，而且互相感染这种情绪，使得自己更加沉溺其中。起初丧亲的悲痛让她们无法自拔，这种情绪一触即发，动不动就大悲一场，反反复复，谁也劝不好。她们放任自己沉浸在悲痛的情绪里面，越是伤心越往伤心处去想，越是去想越无法自拔，甚至打算就此一生沉浸于痛苦当中。埃莉诺也是非常伤心的，不过她尚有理智，尽力控制自己。她还会与哥哥商量，嫂子来了之后也能以礼待之；她还会尽量劝慰母亲也这样控制自己，让她遇事多多忍让。

小妹玛格丽特是个好脾气的乖丫头。不过她身上也有许多二姐玛丽安的浪漫气质，却又不如二姐那么聪明，而且才13岁的年纪，确实不如姐姐们那般能理解这个世界。

第二章

约翰·达什伍德太太如今已成为诺兰庄园的女主人，而她的婆婆和小姑子们则落得寄人篱下的境地。不过，地位的改变也使得她对她们的态度改变了，变得客气从容起来。而她的丈夫待她们也是礼貌有加，除了自己、妻子和孩子之外，他对别人也只可能好到这般地步了。他确实非常恳切地请她们一定要把诺兰庄园当作是自己的家。达什伍德太太一时也没在附近找到合适的房子，觉得不得不暂时住在这里，便接受了他的邀请。

对达什伍德太太来说，待在这个她习惯了的老地方，能够时时回忆起之前的快乐生活，确实是再合她的心意不过了。每当她高兴的时候，再没有谁有她那么高兴快乐的，再没有谁有她那么乐观地期待着幸福来临，就仿佛期待幸福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不过一旦伤心起来，她也同样会胡思乱想，情绪低落得无法自控。她的情绪就是这么，要么快乐得不能自己，要么悲伤得无法自拔。

约翰·达什伍德太太完全反对丈夫要资助三个妹妹的想法。从他们唯一儿子的财产中夺去三千英镑，这不是要把孩子弄成穷光蛋吗？她请求丈夫一定要重新考虑此事。他亲生的骨肉，而且是唯一的骨肉，当父亲的怎么能狠下心肠剥夺自己孩子这么一大笔钱呢？达什伍德小姐们与他只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这在她看来完全算不得什么亲戚关系，怎么好意思去领受他这样慷慨的资助！谁都知道，同父异母的女儿之间从来是不存在什么真感情的，那他又为什么要毁掉自己和他那可怜的小哈里的

生活，去给同父异母的妹妹们这么一大笔钱呢？

“这是我父亲临终时的嘱托，”她的丈夫回答道，“要我帮助寡母和妹妹们。”

“我敢说，他当时根本不晓得在胡言乱语什么，十有八九是神志不清了。要是他头脑还清醒的话，就绝对不会有这么荒谬的念头，竟然让你把自己孩子的财产送出去一半。”

“他倒并没有说个具体的数目，亲爱的范妮。他只笼统地说让我帮助她们，让她们生活得好一些，他已经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了。也许他觉得不如把这事情全交托给我好了。他总不会觉得我会怠慢她们吧。但是当时他要我许诺，我又不能不答应下来。所以我是作出了承诺的，而且一定要兑现。不管她们何时离开诺兰庄园，去别处安家，我们总得帮她们一把。”

“那么好吧，就帮她们一把。不过，帮一把又何需三千英镑。你想想，”她接着道，“一旦这笔钱给了，就再也收不回来。你的妹妹们会嫁人，到时候钱可就落入他人之手。如果这钱要真能重回我们可怜的儿子手里……”

“好了，当然，”她丈夫郑重地回答道，“那就非常不同了。总有一天，哈里会怨恨我们把这么大一笔钱给了外人。要是他将来有一大家子要养，这笔钱是会有大用的哦。”

“那还用说。”

“不如减半，也许这样对大家更有好处。她们每人得到五百英镑，这也大大增加了她们的财产啊。”

“噢！当然是很大一笔钱！这世上哪个当哥哥的能对妹妹这么好的，就算是对亲妹妹，也做不到你这一半那么好！更何况，你们还只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呢！你真是太慷慨大方了！”

“我不是个小气的人，”他回答说，“遇到这样的情况，人们宁可铺张些，也不想太过小气。至少谁也不会觉得我亏待了她们，即使她们

自己也不会有更高的指望的。”

“那谁会晓得她们心里在盘算什么，”太太说道，“不过我们也不用管她们有什么指望，我们只用管你能出多少来。”

“那是当然，我想给她们每人五百英镑我还给得起。就算我不给她们补贴这些钱，她们的母亲过世之后，每人也能拿到三千英镑。对任何一个年轻小姐来说，有这么一笔钱也能过得非常舒适了。”

“这谁都知道的。说实在的，我看她们是根本不需要你再额外给钱；她们有一万英镑可分。一旦结婚，她们肯定会富足得很。就算不结婚吧，靠着这一万英镑的利息，她们住在一起也能生活得很舒服了。”

“你说的确实在理。所以我现在又在想，从整个来看，要不要在她们母亲在世时，给她补贴？这样会不会比给她女儿们更可取呢？我是说，给点年金之类的。这样一来，我妹妹们跟她们母亲都能感觉到我们的好处。一年给个一百英镑就能让她们非常满意了。”

他的妻子没有马上同意这个计划，还是犹豫了一会儿。

“说真的，”她说，“这确实是比一次就给出一千五百英镑要好。不过，要是达什伍德太太活个十五年，那我们可真要给掏空了。”

“十五年！我亲爱的范妮，她只怕是一半的年头都捱不到哦。”

“那肯定是不大能活到的。不过，如果你留心，就会发现人们一旦能够领年金了，总是能够活得很久的。她身体也是很壮实健康的，四十岁都还不到。给年金可是一件非常需要认真的事情，一年年不间断地给，到时候你想不给都不行。你不知道这其中的麻烦，我是领教过给年金的苦楚的。当年我母亲遵照我父亲的遗嘱，年年要向三个老仆人支付退休金，真是令她不胜烦扰。她每年支付两次退休金，要送到仆人手里可真是麻烦死了。好容易听说有一个仆人死了，后来却发现并没有。我母亲是给烦得不行了。她说，照这样长久地给搜刮下去，她根本无法支配自己的收入。都怨我父亲那时候太心狠，要不然这些钱还不是全由我母亲自由支配，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我是看够了年金的坏处，要是叫我

给谁付年金，我也是无论如何也不肯的。”

“这当然让人很不舒服，”达什伍德先生回答说，“眼看着自己的收入一年年被人白白拿去。你母亲说得太对了，那财产就完全不由自己来支配。每到年金支付日，都得掏出一笔钱来，谁会不讨厌这样的事情呢。这把人的自由权都给剥夺了。”

“这是当然的。况且，你这样付出，还落不下个好。到时候她们觉得这笔钱到期就该领，自然不会少她们一文；而你也不会多给，她们怎么会心存感激呢。要换了我是你，不管我做什么，肯定要自己来决定。我不会昏了头，去许诺给她们年金。总有些年头，你会发现省下一百英镑，甚至五十英镑来给她们，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想你是正确的，亲爱的，安排给年金的事情确实不合适。而如果我时不时地从经济上接济下她们，肯定好过给她们年金，因为钱给多了，她们只会花起钱来失去节制，到年底连过年关的钱也省不出来了。这样肯定是最好的办法。时不时给她们个五十英镑，这样她们再也不会缺钱花的，而且依我看，我也充分履行了我对父亲的承诺。”

“确实如此。真的，说实话，我非常把握认为你父亲当时并没有想过让你给她们钱。我敢说，他所说的帮助不过是合乎情理地帮点忙。比如说，出去帮她们寻一所舒适的小房子，搬家的时候搭把手，季节到了就给她们送点鱼和猎物等等。我愿拿性命担保，你父亲就是指的这些。说真的，要是他还有些别的什么想法，那不是太奇怪太脱离常理了吗？亲爱的达什伍德先生，你只要想一想，你的继母和她三个女儿靠着那七千英镑得来的利息，能够过上多么舒服惬意的日子。况且三位小姐每人还有一千英镑，每年能给每人带来五十英镑的收益。当然，她们还会向母亲缴付伙食费。她们四个人一起，算起来一年有五百英镑的收入呢。到底四个女人能花多少钱啊？她们花销那么少！又没什么家务要处理的。她们没有马车，不用养马，也没有仆人。她们又不跟外人来往，基本上就没什么开销！你只用想想她们的生活有多舒心吧！一年可有

五百英镑呢！我简直无法想象她们能花掉一半。至于你说想再给她们补贴些钱，这个想法真是有点奇怪了呢。她们应该倒给你钱还差不多。”

“照我说啊，”达什伍德先生说，“你真是完全正确的。我父亲让我帮助她们，肯定不过是你说的这个意思罢了。我现在才明白过来，我会严格履行我的诺言，按你说的办：给她们帮点忙，尽点心意。等我继母搬家时，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帮她打点好。到时我还会送她们些家什之类的礼物。”

“当然了，”约翰·达什伍德太太回答说，“不过，有件事情可别忘记了。你父亲和继母搬到诺兰庄园来的时候，虽然把斯坦希尔那边的家具都卖了，可所有的瓷器、盘子和亚麻布都还留着呢，现在都落到你继母手里头了。这么说来，搬过去之后，保准把屋子马上就摆设得像模像样的。”

“这可真是该想到的一点呢。那些东西确实是传家宝啊。有些器具要是送给我们就好了。”

“是啊，那套瓷器比我们家现在用的可漂亮了好多。我看是太漂亮了，她们到时候租的房子里放这些都不相称。不过，事情就是会这样的。你父亲光想着她们。我必须要说：你是不用觉得欠他情的，不用去理他的遗愿；我们心里都有本账，但凡他有办法，是绝对会把所有财产都留给她们娘儿几个的。”

这个说法倒是不错的。如果达什伍德先生之前还有些摇摆不定，听了这话就下定决心了。最后，他决定就按妻子说的办，对父亲的遗孀和女儿们所尽的心意就跟对邻居似的那般就够了。若是对她们更好些，就算说不上是不合礼数，也绝对是多余的。

第三章

达什伍德太太又在诺兰庄园住了几个月。倒也不是因为她不愿意搬离这里。在这个熟悉的地方，那些熟悉的地方曾经让她激动不已，现在她也激动不起来了。眼下她的情绪也慢慢平复，不再为那些痛苦难过的事情所困扰。能够开始思考些别的问题，于是她开始急切地想要离开这个地方，不知疲倦地到处打听哪里有适合的房子。她对诺兰庄园仍然十分留恋，所以不可能搬得太远。不过，她一直没打听到个既合她的心意又合她大女儿心意的房子。她自己呢，是觉得房子一定要舒适安逸才行；而她大女儿呢，则有许多谨慎从事的要求。因此，本来好不容易寻着几所房子当母亲的倒是中意了，可大女儿却固执得很，偏认为这些房子都太大住不起，只好作罢。

达什伍德太太听丈夫说过，他儿子是郑重承诺要关照她们母女的，而且丈夫临终前听到这个话，才算了了最后一桩心愿。她跟丈夫一样，对儿子的真诚深信不疑。虽然她觉得如果仅是自己一个人，别说七千英镑，就算财产更少些，也能生活得很好，可还是为女儿们高兴。她们的哥哥心眼这么好，她真是由衷地高兴。一想到之前她还在责怪当哥哥的吝啬小气，她便觉得自己很不应该。他对她们母女几个一直非常照顾，足以让她相信他是真心关心三个妹妹的幸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坚信他是慷慨大度的。

而她对自己儿媳从刚开始认识时，就不大瞧得起。现在又在一起住上了半年，对她多了了解和认识，不觉更加鄙薄她的个性和为人。尽管

当婆婆的还是处处以礼相待，拿母爱去关怀对方，婆媳俩也还是相处不下去。如果不是中间出了一件事情，达什伍德太太也许早就搬走了。这件事情发生后，按达什伍德太太的意思，她的女儿们就理所当然应该留在诺兰庄园。

这件事情发生在她的大女儿埃莉诺和约翰·达什伍德太太的弟弟之间，两个年轻人互生情愫。那个弟弟是位年轻绅士，很令人喜爱。他姐姐成为诺兰庄园的女主人之后不久，就介绍他与母女四人认识了。从此，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庄园里。

有些当母亲的从利害角度出发，会鼓励这种亲密关系的发展，毕竟爱德华·费拉斯是一位已故财主的长子。不过，另有些母亲则为了谨慎起见，也许反而会阻止这种感情的发生，因为爱德华除了有一笔数目很小的资产外，他对整个家庭产业的继承都将取决于他母亲的遗嘱。可达什伍德太太对以上两种情况都不作考虑。对她来说，只要爱德华看上去和蔼可亲，对她女儿一片真心；而埃莉诺对他的感情也回报以真情，那就够了。由于财产上的不平等而拆散一对恋人，这种想法与她的观念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况且，她也绝对不会相信居然会有人看不到埃莉诺的优点。

爱德华·费拉斯被她们所赏识，倒不是因为他人品出众，说话讨人欢心。他外表并不俊朗，只有跟他熟悉的人才会觉得他的举止风度是讨人喜欢的。他太缺乏自信，这样就更加无法显现他的优点了。不过，当他克服这种天生的羞怯，人们便会发现他举止行为都显得他非常坦率，待人也很亲切。但是，无论是才智还是气质上，他似乎都不能使母亲和姐姐感到满意，她们就盼着他能出人头地，当上个——她们也说不出具体要当上什么。她们希望他能在某个领域里成就一番事业。他母亲希望他能对政治发生兴趣，从而进入议会；或是能看到他结交些当世名流。约翰·达什伍德太太也对弟弟怀着同样的期望，不过，在这么崇高的理想实现之前，能看到弟弟驾上一辆四轮马车，她就满心宽慰了。可爱德华

华自己并不稀罕结交大人物，也不盼着驾上马车。他一心追求的就是安逸的家庭和平静的生活。幸运的是，他有个比他有出息的弟弟。

爱德华在庄园逗留了几个星期之后，才引起达什伍德太太的注意。那时她的心情太过悲痛，对周围的人和事都顾不得。后来她发现这个年轻人文文静静，平日不言不语的，为此对他产生了好感。他从不用不合时宜的谈话去触碰她心里的痛苦。而对他更进一步的观察和嘉许，刚是因为埃莉诺某天无意中跟母亲说，他与他姐姐不是一类人。这个对比自然很有说服力，这下她母亲对他便有了好感。

“这就够了，”她说，“只要他不像范妮那样就够了。这就说明了他是个非常厚道可亲的好人。我已经喜爱上他了。”

“我想，等你更了解他，”埃莉诺说，“你会喜欢上他的。”

“喜欢他！”她母亲笑着说，“我想我是又欣赏他又喜爱他。”

“你会器重他的。”

“我从来不知道怎么能不把器重和喜爱分开呢。”

达什伍德太太之后便利用各种方法接近爱德华。她和气的态度很快就消除了他的紧张，然后迅速掌握了他的所有优点。她相信爱德华是爱慕埃莉诺的，或者正是这个原因，她才对他了解得这么准确。但是她确信他是个品德很高尚的人。尽管一开始他那文静沉默的个性与她对年轻人的既定看法相冲突，可后来了解到他是个热心肠的温柔绅士，她便觉得这一点也不再那么重要了。

一察觉到爱德华对埃莉诺有爱慕的表示，她便认为这两个年轻人已经互相倾心，想着很快就会把大女儿嫁出去了。

“要不了几个月，亲爱的玛丽安，”她说，“埃莉诺的终身大事就要定下来了。我们会想念她的，不过她一定会生活得很幸福。”

“噢！妈妈，要是没有了她，我们可该怎么办呢？”

“亲爱的，这几乎算不上分离的。我们就离她只有几英里远，天天都可以见得上面。你会多一位兄长，一位真正的、与你情同手足的兄